


IAP. SIN. I
159 A, • 167 • 168 • 169
148/b

148
b



三月會課

SOC. JESU ARCHIVUM ROMANUM




# 放生戒殺辨

異端之能惑世也往〻借理近之說以愚天下斯其術遂中于人心風俗而不可止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上帝固好生而不好殺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則不忍一念有生同具乃異端者流不察夫天之所以生物者何心與人之所以体天育物者又何心徒竊其近似者以為放生戒殺之說此其意固亦無惡于天下然吾儒于此止不容不辨一則辨之于其源也一則辨之于其流也辨其源奈何古聖人之治天下也首重親〻其次則仁民又其次則愛物蓋推恩若斯之有序也然所謂愛物者非必物〻而放之且物〻而不殺之也昔唐虞之世益焚

山澤禹驅蛇龍惡其為民害也卒之鳥獸草木稱咸若焉即三代盛時
開三面之網嚴数罟之罰恩非不渥矣然牲牷肥腯郊廟用豐獮狩蒐
苗大庖是奉初未嘗以不放生不戒殺而于盛德有虧也彼釋氏之好
為是說者豈誠心愛物哉蓋特處輪廻故耳以為食其物等其畜身
後即不免化為異形而又廣援因果以證報應之不爽嗚呼天命人以
性未聞又命人為物也惟人而失其為性則人或不異禽獸者有之倘
緣口腹之故而遽令其変為異類也有是理哉若夫辨其流又奚何夫
物之生也其好生惡殺之性固不甚異於人也試視飛走之屬昆虫蠕
動之倫徃々見色斯避聞声旋匿若是者何哉畏殺機也君子仰体天
地生物之心固不忍漫加戕賊然吾觀孔子之取魚鳥也僅云不綱不
射宿而已未聞并釣弋而不事也即孟子亦嘗有遠庖廚之說未聞并
膳羞而不用却刀匕而弗御也故放生戒殺此特釋氏煦々為仁將市恩
以祈福報焉耳非聖賢中正之道也試思楊宝以喂雀而獲玉環宋郊
以渡蟻而登上第其他見於稗官野史者指不勝屈然功名富貴操之自天
積德累功致之自人若徒恃區々小善朝而放生夕而戒殺曰吾以種
福田求利益也嗚呼一何其愚之甚耶且我欲放生必將取他人所廣
羅者以供一己之闊釋是則怨歸人而德則歸己也不可也我欲戒殺
必將取他人所峯割者以供賓筵之匕箸是罪則諉之人而功則收諸

已也不可也然則君子於此宜如何曰與其放生毋寧聽其自生與其
戒殺毋寧無故不殺此則体天育物之至意也夫

## 戒殺放生論

君子親〻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貴人賤畜理固然也不愛人而專愛物
愚矣狗佛老而欲以貴事賤以靈事蠢愚之又愚者也佛老以殺生放
生報應禍福信若影响闻有悞殺一蚓後世償罪報于無窮者夫周官
司剌一宥曰過失国法悞殺人者從末減若以佛老法律之殺禽獸昆虫
者甚于殺人之罪是則神農火耕益烈山澤一舉手間胎卵湿化之被
禍者不啻嘗乎坑卒矣洵如彼言古聖賢之罪報當不知何時而終也
近世袁了凡功過格于有力報人之畜而生之殺之其功罪較生殺無
力報人者更重被由不知代耕代乘司晨伺夜皆 造物主宰生之成

之各予一能以継人力之不足非物之自為功也不徳造物而徳物畜
其昧乎本原也已甚又于水族之無鱗者謂殺之獨有罪放之獨有功
噫一物可生則必物々可生一物不可殺則必物々不可殺有鱗無鱗
奚擇哉而奉行其格者輙曰聊存我好生之仁云尓嘗見素封之家每
行戒殺放生廣購羽毛鱗介畜之寺峕縱之江河且延僧作法不惜破
慳乃責息必盡錙銖也租税必争糠粒也親貧而踈而賢者簞食豆羹
必見于色也忍于人而不忍于異類仁者固如是耶甚至恃有戒殺一
善可釋諸愆而妨礼犯義往々任其所為更恃放生之徳而富貴子孫
壽考可以倉報無窮嗟乎農竭力以耕耘賈殫貲以謀利世未有嘉以

為功者為其稼有一穫百較毋權子之望也故捐微貲以放生居奇貨于
福報貪妄之念奢于農賈尚得而謂之功耶窃怪今之儒者急于功名
惑于渡蟻埋蛇之説并效愚夫愚婦所為實名理于不辨抑知大夫無
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所以明節制也非戒殺也成湯祝網宣尼
不綱孟子遠庖廚之言所以廣仁術也非戒殺也子産畜生魚于池未
嘗縱之溱洧所以備不時之需也非放生也尋章句于聖賢期效驗于
佛老何其悖本若是乎楊氏為我而不知有人墨氏兼愛而不知有己
聖人之徒猶排之若禽獸况乎戒殺放生驅人以奉異類更甚于率獸
而食人也火書廬居不亦宜乎

## 放生戒殺

自佛入中國後以慈悲輪廻之說炫世而放生戒殺之說與相沿至今而受其惑者愈衆使行乎太古之世則不得飲血茹毛而民俗族無噍類矣使行乎中古之世則不得五雞二彘而老者皆飢餒矣嗟嗟人何辜生乎古而烹鮮宰割之自若也物何辜生乎今而刀俎鹽梅之不及也歷現感應篇諸書其載殺生放生報應不啻累千萬言即踐一螻蟻死後亦必償之則無微不報矣人之生命無論靈于禽獸即使與螻蟻等死後亦宜有知何受豺狼虎豹之噬者人不聞與之索命豈反遜能于螻蟻乎抑人輕而物重乎抑造書者之滲漏乎如人類僅供虎豹之

食也則人宜遍覓虎豹而食之一轉而為虎豹虎豹再食人又轉而為
人是人無非與虎豹輪轉也不亦大快乎哉至如今之所謂戒殺者大
抵自殺不食他家殺者食之為己殺者不食為他人殺者食之推其意
將使人受殺生之報我安享肥甘之供物如有覺果佩其不殺之德與
即被所謂放生者亦不過取水族至微之物不聞有山雞野雉犬豕牛
羊以縱之也即或有牛羊之放亦浮屠故為幻夢將祖先輪迴之說惑
人墮其術者適飽其壑然亦不數數見終不若蝦蜆魚鱉蛇蟲之屬居
多豈非以其價廉而報弘可枉尺而直尋與是其昧于理也如聱者之
望日其貪所得也如操豚蹄而祝豐年也請以聖賢之戒且放者試言

之可乎王制曰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即孟子數罟不入之意取其孳
生不窮也又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謂其禮在始用也故或戒之如大祭則牲必特殺主祭者必親執鸞刀
取其血膋不聞議其殘忍苟犧牲不成不敢以祭自蕭梁以外血食從
未有廢也即孔子為養與祭不廢釣弋其于秋享祀也天子用太牢諸
侯以下少牢中牢以及翰音羹獻疏趾明視之物悉登焉如忌於輪迴
將孔子亦不得為聖不幾為佛氏之罪人乎而必推墨于儒以附于三教
者何故即放亦有之如驅蛇龍而放之菹非故惜之也斯時洪水方割
急于俾乂遑及其餘不過及其故處即止耳至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

之亦仿此意其所急于誅戮者惟紂與奄故猛獸止縱之蓋以猛獸戕人形軀其害小惡人戕人心術其害大戮之者從首惡也遠之者非急務也豈非人為至靈其用愛不得與禽獸相等者其用惡亦不得與禽獸相等乎苟或不然則山澤之焚又豈過忍也朱子詩註曰麒麟之生不同犬羊蛟龍之生異于魚鱉泰西書曰象之生也以二載兎之生也止彌月以其形有大小故知覺運動亦有差別獸與獸尚有辨而況于人乎書云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厥有恒性未聞曰降衷于禽獸也若佛氏等人獸為一致故其言曰狗子有佛性夫以狗子為佛性則可以狗子為人則不可放生戒殺也何為

## 論放生戒殺

或有問于西士曰上帝果好生乎曰然〻則上帝亦戒殺乎曰否好生者好我人類非好物類也蓋萬物之中惟人為貴靈才之內具備諸德萬〻與生覺者不同故十誡十四哀矜愛人如己皆為人類諄〻告誡即天主降生救贖專為吾人非曰愛惜羽毛而降生亦非曰矜全物命而救贖也自佛氏倡為果報之說矯奪天主之權混人物而為一漫無差等動輙以放生戒殺簧鼓愚俗於是擇一地曰我牧之鑿一池曰我畜之務為迂濶夸大之事曰與我同類視為一体聯為一氣棄絕腥血專持斋素則是天主之好生反不如佛氏之戒殺也有是理乎而且援儒

入墨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声不忍食其肉謂古人曾戒之不知此孟氏擴充仁心之說非為愛物而云也今佛氏徒知放生即墨氏之兼愛然與其募無限之資以養禽獸不若分有餘之粮以賙惸獨而佛氏且拂然其不顧則是所重者在物而所輕者在人也必不然矣且留豢之屬皆必給之無失競〻致謹于其間甚至謂六親眷屬轉生今世種〻說法無非以放生為大功德又惧以禍福之說使人不得不信如縶縲絨觸禁網咸謂出于烹宰犬牛樊籠鳥獸之故每修談啣環渡蟻為盛德之事而放生之會紛〻是矣至有買放林淵旋即捕獲此縱之彼獲取之展轉戕害而生機已無幾矣何如任其自適而彼此兩無傷

乎故放生已非而戒殺尤不可也信如佛氏戒殺則文王之五雞二彘不可以養老古聖之網罟漁獵不必以前民以至蒐苗獮狩皆為暴殄天物而饗祀犧牲無須馨香𦶅臭矣其又何解于其說乎且其戒殺之言自相矛盾有推以飾辭者即如所擊鐘鼓豈能廢鞹鞣之牛所衣裘裘不能無纊絲之繭以及禪燈則取之角談塵則取之毛皆殺而用之由斯以現佛氏且不能免而况能戒之乎攏之佛氏誤認為善妄求福利而不知善之大原〻〻放生戒殺何益于身心何関于修證拂經悖理莫不為愚有味乎孟子之言曰親〻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庶不至流于一偏矣

天一陋矣

理真不忍遠而求乎孟子之言曰聽之而行者仁者而愛物者不忍過殺

利而不務善之大原固之故其有殺而益于身心而利于修齊治平

由此以觀佛氏且不能異而況佛氏之乎救之佛氏論殺為善者求福

殺不能無讒諂之禍以反殺鑒則反之宜殺厚國反之宜殺自因之

言自相矛盾有誰以歸罪者向知所覺辨戒齊惡之其井其殺

夫君子發於殺生無須譬喻實矣夫何辭于其說于且其殺生以

不仁以養於何處之謂吾讒不必以有戒以以為佛氏而為今

乎放殺生已非而於殺於不仁也信如佛氏戒殺則文王之五雞二彘

## 放生戒殺論

好生惡死人物皆然設欲兩存之勢不能也勢不能則當用殺矣人為萬物之靈則人為貴人為貴則物可殺矣聖人懲殺之太濫而物易盡也為之禁教人以樽節為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師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又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月令曰禽獸魚鱉不中殺不鬻于市毋殺孩虫胎夭飛鳥可見聖人愛物之心止欲其孳息之繁以贍民用而物亦被其仁育之恩矣佛氏之教乃有所謂放生戒殺者使佛氏而生於有巢之世將禁民之茹毛飲血民必以無食而盡矣又使佛氏而生於太昊之

時將不容作綱罟敎田漁而生民之用何所資焉况當洪水横流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使佛氏而生于此時則堯無所用其憂舜無所施其治益不得烈山澤而焚之生民幾何不爲禽獸魚鱉食也堯舜沒暴君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棄田以爲園囿而禽獸之害人者復至周公驅而遠之然後天下之民得以遂其生焉佛氏乃生于諸聖人之後不假作爲生而即有奠居有衣食有敎化亦甚幸矣乃不念此反造諸異端邪說曰放生曰戒殺眩惑天下後世蔑造物之恩及聖人之道其罪可勝誅哉世人乃不責其罪而反以爲善事夫善事豈放生戒殺之謂乎推其心或亦惻隱之心耳然惻隱之心當先施之于人

而後及之于物孟子云仁民而愛物朱註云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不謂放生戒殺也如生必宜放則凡牛馬犬豕之屬皆所宜放即放之將何所歸處且已有牛馬犬豕又使之乘之賣之殺之未見其有放者若欲其買而放之必無人矣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然則其所放者特鰕虫螺蜆之類用分文之值買而投諸水中遂謂鰕虫螺蜆必有以報我也愚哉不知復有取而賣之者矣是其貪之所使非関有惻隱之心也如必宜戒殺則蚕虱蚊蝎之類亦所當戒何又苦其身不堪吮而增之殺之况耕耘樵爨之中虫類之被殺者幾何矣凡湯火步履所及之處無不有生命存焉於此不能戒之又可謂之能充其類者乎然則其

所戒者特禽獸之類耳禽獸之生育甚繁生則或數十或數偶十生百〻生千畢其一生之所生其數不可窮矣不數年必至食人之食居人之居矣又不數年則食人〻類盡禽獸且自相食并禽獸而亦盡矣設不復有聖人出佛氏將何所施其術哉若謂不必人〻戒殺則佛之教爲不恭若謂不能人〻戒殺則佛之願爲不滿若謂不殺則不生人將謂不生則不殺則佛之令爲不行若謂驅而遠之可也佛既不能自驅而欲令人驅之驅而不能遠勢終至于殺則佛之法爲不善何况世之戒殺者每〻待人殺之已市而食之意謂人任其罪已不失其肥甘斯更喪心之甚者也况以戒殺字帖于門壁之上又待客吝嗇之懷乎然

則放生戒殺之非善又何者謂之善也無他第以此心推及於同類而已矣梁武帝不忍剪裁禽獸之形不能免臺城之困齊宣王不忍殺觳觫之牛亦無補于治齊是皆不能推恩于同類故也今士庶之家或有負租負債者必將估其屋宅逼其子女其人將不得生矣憐哉可放也其或有婢僕愚惰逃避竊物者必責治之不已其苦痛難忍將不欲生傷哉可放也其或有仇怨予詐害予或侮慢毆詈予〻將復之設彼求恕可放也至若水火刀杖毒藥鬭毆致人死者或棄病孩与墮胎者是殺也當戒也發人陰私剌人隱惡損敗人名節品行謀人財帛欺詐貧儒鰥寡孤独凡若此等猶殺也當戒也心欲殺之口祝其死假公濟私

刁詐詞狀誣証唆哄種種惡情犹殺也當戒也是皆不費己之財不勞
己之力者若謂撫養人孤幼女及路弃孩童贖人奴婢帰養其鰥寡父
母或贖含寃之囚犯或养無子之老人或頤無靠之病人若此之類是
真放生真大功德必獲真大福報身不能盡享子孫猶享之生不及盡
享死當享享無窮于天上也况天地之間所宜為之善儘多也設有財勢
能力者而實有向善之心將見吐哺握髮為之不暇何有於禽獸魚虫
即或缺于財阻于势限于能力亦可以心口手足隨便行我之所可為
者未嘗不謂之真善也又何必于禽獸魚虫哉世以佛氏放生戒殺為
善事者試思之當必我言為然即不然我終自然我言

## 又短篇

以生物為心者天之心也人性本乎天是以有不忍之心人能以此心
推極其理擴而充之則為智為聖賢不推其理而狗于一偏則為愚為
異端佛氏放生戒殺之說是不推其理而狗于一偏者也乃以之為教
遂令人大敗心術謂放生戒殺可以求富貴也致長壽也得子女也釋
罪愆也凡有所欲悉莫于放生戒殺之中吾不知其求之佛乎則放者
戒者物也於佛何與直求之物乎則禽獸也魚虫也其能何在如謂免
輪廻也因念生時尚多為禽獸之行死又何俾乎為禽獸矣况輪廻之
本無是事也豈非愚之甚貪之甚并非佛氏之不推其理而狗于一偏

者也其心更大壞矣所謂儒者乃人之所必需者也可不急救正之正之如何明聖人之道親〻而仁民〻而愛物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而已矣

## 戒殺放生

戒殺放生二者今人競稱為善事而不知其非也夫君子之為善也大則綱常名教小則日用事物微而性命身心顯而禮義廉耻孰非人之所當勉而趨者而今之俗一切置而不講即講矣而臨事則背而去之者所在多有乃徒斤〻焉取戒殺二字而指之室取一二小物而放之生遂謂作善莫過焉彼閭巷小民無怪矣而縉紳士大夫皆惑焉吾不解也或曰天地以好生為德帝王以嗜殺為戒聖賢以愛物為心佛氏之為此亦同此念也而抑知其似是而實非哉昔者伏羲作網罟舜焚山澤禹驅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文王之雞豚孔子之釣弋夫豈不仁

而不善哉梁武帝信佛不以犧牲為祀恐累其道也禁織鳥獸仙人之形為衣恐剪裁傷仁恕也其持戒可謂至矣後竟餓死臺城至今人不以伏羲舜禹周公孔子之驗而殺之者為不仁而梁武之不殺為過於伏羲舜禹周公孔子之仁也即曰樽節愛養王政不廢無故不殺禮有明文然堯之不殺者非終不殺也其樽節其愛養者禁萬民非時之取正以給萬民因時之用也烏得擬佛氏之戒殺放生者同類而並現哉且亦思佛氏之戒殺放生者何為乎一惑于輪迴之說一惑于因果之說也如使輪迴果有則視禽獸為我宿世之父母親戚矣非惟不忍殺不敢殺將充義而盡之并當除其牽養而不以芻豢畜之矣胡今人不爾也又使今日殺禽獸後日將禽獸我也則我可轉為禽獸理必禽獸亦可轉為人也必當速之殺使彼脫畜生一道而佛氏又胡為乎戒之也況有一家戒殺而宴會則使人代其宰割遂謂於戒無妨者是欲以福歸于已而禍介于人也此小人之所為而戒殺者處~~之~~心如彼抑何忍而至此耶其惑于因果感應者今不問其福何以從此增壽何以從此延子孫之報何以從此積但思物生至多力所放者止一二鳥雀一二魚鱉之類而其大者不問是尚能充其類也乎若充其類勢必至牛不用以耕馬不用以乘雞豚之屬不以畜虎狼之儔不以驅則人物雜處將為禽獸逼人之天下而不可居也是烏可訓哉所幸者世未力而

14

行之耳即有行之者亦不過一二貪吝者耳何也取小物而生之自知所費無多則吝者樂為之矣取小物而生之妄謂致福極大則貪者樂為之矣夫貪吝人之大病而放生者之本意又如此其弗思也嗟〻人貴而物賤無智愚皆知之則天生物以為人用無疑也故以義而殺不害其為仁以利而殺不不免為不仁通鑑斷之矣人猶援儒入佛以為與聖賢愛養之心同也則請世之戒殺放生者細自辨之

## 論戒殺放生

大凡殺人者抵其罪生人者稱其仁自古至今昭人耳目雖蚩〻之氓亦莫不惧罪而愛仁也至于釋氏戒殺放生愛惜物命欲養慈心則吾未之知也夫仁主于愛而愛莫切于事親〻傳曰親〻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施之固有次第釋氏不此之務而惟諄〻教人戒殺放生功德無量利益無窮揆諸聖賢之理大相背謬夫聖賢立法生之有時用之有節于礼不廢于物不濫未嘗有戒殺放生之理今乃盡教人不殺置放謂物與我同類殺之必償其報若此說果真當太古之民茹毛飲血未嘗戒殺人當盡償其報一〻轉而為四生六道矣由今日而論世之崇浮屠

而嗜素者十僅一二其餘盡入羽毛鱗介人類又當漸少矣何以日繁
月盛世彌久而人彌衆乎且造化之初先物後人易經繫詞曰有天地
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要皆從無而有顯造化之全能使執償
報之說斯時人類未肇物奚自來物尚未殺人亦何自而生哉矧羽毛
鱗介之屬人得以資養育以將孝敬以造器皿以供服飾以療疾病以
代苦勞以禦禍患何一不為人用文王所以畜雞豚宣尼所以事釣弋
若信戒殺放生之言二聖亦皆為不仁之事矣不幾為萬世造孽者作
俑乎今試詢釋氏教人止殺行放謂犯之者有大罪何以造袈裟必用
蚕絲造琉璃必用羊角造法鼓必用牛皮豈有先自犯誡而誘人戒殺

放生乎此又足明證其妄矣乃世間物類孔多〻則必饕〻則必買〻
則必食〻則必殺又烏能概能誘世人以不殺盡放釋氏又轉云不能
茹素但食三淨肉此又遷就私情不合義理夫戒殺者專為惜物命今
物已宰矣肉已入口矣安見其全物命乎以不見不聞不特為可免已
之罪而不知有見有聞有特已坐他人之罪矣已則恣食人則代罪是
掩耳盜鈴借刀相殺之說而又不仁之甚者也今緇流倡教必立此法
惟此法易信易行故盛言其利益人亦相習而不覺耳豈知天為人而
生六畜以供用六畜亦賴人資養以備人給乎嘗聞西土有国人不食
豕肉其国無豕豈不反絕其豕種哉多見其人之溺于邪說不知理義

僅惜物命以邀功德也



## 戒殺放生

昔庖犧氏之王天下也教民罟網以佃以漁舜禹之有天下也驅蛇龍焚山澤及周之興制田桑畜雞彘皆所以養民也禮天子蒐苗獮狩諸侯振旅治兵古之不戒殺也明矣今之佛老不父其父不子其子棄其君臣絕其夫婦悖三綱五常之德反相生相養之道誑人以輪迴惑人以戒殺如從其說也太牢剛鬣可廢于郊社耶旌旄皮革不用于軍旅耶衣帛食肉不宜于養親耶三牲五鼎不當于祭祀耶珍饈水陸不足以歡宴耶若然蠶桑之絲不繅乎犬羊雞彘不畜乎屠沽宰劉罷市乎裘褐皮幣棄置乎毒蛇猛虎勿殛乎是必至于率獸而食人矣嗚呼聖

人憂天下之心反無困耶雖曰不覆巢不殺孕麑不綱弋不宿数罟不
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亦非戒殺放生也不過取之有節用之不竭
欲其生〻蕃衍充足民用聖世之愛物如是而已盖上天之意生之而
養人聖人之心節之而足用佛老之言殺之而爲罪從聖則斥佛順佛
則逆天是則順逆于斯判矣若彼以戒殺爲懺罪之門吾謂戒殺者本
也他人殺而飼我仍食之吾欲邀賔則戒之設有人爲虎暴淫虐滅絶
天理惟惜禽獸之命可釋害人之罪乎彼以放生爲積福之途吾謂放
生者貪也牛羊犬豕價值者多畜之鬻之且獲其利細螺微蝦所費錙
銖放之縱之以求其福豈吾聞福貴利達易于昭致如此耶信其言者

貪鄙之甚也吾謂戒殺不如戒性奉天學謹遵含忍等七克之規則修
身之德全放生不如愛人遵天教食飢飲渴等哀矜之例則爲仁之道
備若但减口腹之肥并放微虫之生命似善非善似德非德佛老似是
而非淆亂周孔之賢韓程諸儒力排痛斥世之修天爵者何不察焉孔
子曰悪紫恐其乱朱也悪鄉愿恐其乱徳也孟子之息邪説距詖行所
以深悪而痛嫉之乎噫現聖人養生祭祀之礼見于經傳未聞以戒殺
放生之理書于史冊崇其説者豈不謬哉

人憂天下之民又無罔罟雖曰不殺魚鱉子釣不綱弋不宿數罟不
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亦非戒殺放生也不過取之有節用之有節
放生之理書于史冊常與護者甚不蘇故是而已蓋上天之意生之而
以深愛而痛嫉之乎遍現寔入養生發見之形見于經傳未聞以救
乎口愛惡其合乎也忠鄉處及其身殺也蓋乎之自身誤解餘於有
而非清勸國乃之資蘇釋諸福以排病并世之脩天道者仙不禁意為
脩者往於口腹之肥耳放縱毋之生命枉善非善何處非殺神者所更
身之殘全放生不如愛人還天數貪欲致於真者之樹則為不之道
貪饕之甚也吾謂放殺不如放生本大學讚道合其以克己規修

論放生戒殺

蓋聞天之所生惟人爲大何以大乎人也大其有三綱五常而知仁愛義宜也是故天子總攬生殺之權知人之愛其生也則多方以生之知天下之或有害于人生也不得已而殺之知所可殺者之有利于人生也即不禁人之殺而天所生之物一聽人之自爲生自爲殺不敎其取所當殺者而縱之生矣是何也殺之正所以生之也夫同爲天之所生而物蠢人靈貴賤于此而分即不得視物猶人矣況物之爲類不齊有飛有躍有山居川居有鱗介者有爪牙角毒者當上古之世茹毛飲血食禽獸以養生三代以來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獵禽獸以供祭無放生戒

殺之文也先王之養民也教之畜牧五母雞二母彘毋失其時洿池之
因數罟不入本以孳息物類使人用之不及耳無放生戒殺之令也自
沙門入中國而輪廻之説起矣其且誑張六道謂人死為畜生畜生死
複為人食昆虫之肉者死即為昆虫惑于其説者疑有果報如梁武之
戒殺王安石之放生不仁民而愛物不得為義亦豈得為仁乎人之所
以異于禽獸者以幾希之存其遠禽獸不遠者以良心之放〻其仁義
之心而不知求己自陷于禽獸乃欲媚釋道以倖免于輪廻雖放生戒
殺何益哉今愚俗成風往〻使獵人漁人網取生物因逸釋道猊而放
之名為放生禮辨君大夫士之分無故不殺有故凡有血氣之類弗身

踐者以其為君子而可遠庖廚也乃以匹庶之微而必執屠人而問之
名為戒殺是特假手于人矣嫁禍于人而我饗其功將使獵人漁人屠
人胥淪于禽獸是忍于害人而不忍于傷物賤人而貴物倒行逆施莫
此為甚我不知其于仁義何如也

殺之文也先王之養老也教之畜牧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謹施之
因教略不入本心尊異物類殺人因之不及自無放生戒殺之今也自
沙門入中國而輪迴之說起矣其且誑張六道謂人死為畜生畜死亦
復為人食昆虫之肉者死即為昆虫處于其說者歎有果報如是之
戒殺王安石之放生不仁民而愛物不得為義亦豈得為仁乎人之於
禽獸不遂者以良心之放〻其仁義
也若禁不殺其于仁義何如也
入乎論于禽獸是害于害人而不害于畜害獸入而害害禽于獸莫
害害故殺是猛獸害于人矣猛害于人而害獸其害于殺獸入而入害
殺者以其害人而害于人者可殺也以何害于獸害人而害於

## 論戒殺放生

世之最嚴重者王法〻〻者律也律以禁人為惡有犯王法者殺無赦故殺人者死而竊人之牛羊犬豕殺而食之罪不至殺此貴人賤畜之實理也夫除害去惡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天下惟誦王道之仁而況禽獸乎禽獸中如鴟鴞之惡豺狼虎豹之毒害殺之不可勝殺非放生也以禽獸有覺性而無性靈何必論其有罪無罪有所需用則殺之藉以养生則殺之而已夫理之貴賤通行古今無二者食肉衣帛是也文王仁者也稱其善養老在于雞彘無失其時者若足以無失肉樹桑飼蚕老者足以衣帛文王豈以殺生有罪而忍教民為之乎今之戒殺

放生者惑于佛氏輪廻之説不明大道請試思之天子祭天地祭宗廟必有犧牲不能戒殺諸侯大夫各循分而祭礼不可廢又安能戒殺屠夫日肆刀砧漁人日施網罟以殺生為生計而國法不加以殺罪盖罪有大于殺生者在此又貴人賤畜之實理也王法如此天道可知欲窮仁人之名而以戒殺放生為仁何以睚眦必報一朝之忿思置之死地而後快不待有不共戴天之仇而生殺機也豈人不如畜乎畜當戒殺而人不當含忍寛釋之乎且戒殺則必使人代殺己避殺罪而以殺罪加人仁乎忍乎放生則必生者皆放假使有蝗蝻將聽之食盡田禾絶生民之命不必驅逐乎吾見有放生于河或放生僧寺者矣在河未必

永離羅網在僧寺未必終免于死則何益矣總使戒殺放生終身不食肉亦無補于仁何以故有食飢衣裸哀憐鰥寡孤獨之仁當竭力為之而一切損人利己之事不為仁孰大于此故孟子曰人皆有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而愚者之所惑可以悟矣

放生者惑于佛氏輪迴之說不明天道請試思之天子祭天地祭宗廟
必有犧牲不能戒殺諸侯大夫各循分而祭祀不可廢又要能戒殺屠
夫日肆刀砧漁人日施網罟以殺生為生計而國法不加以殺罪蓋罪
有大于殺生者在此又貴人賤畜之實理也王法如此天道可知放當
仁人之名而以戒殺放生為仁何以雖此必報一朝之恩思置之死地
[illegible]人不如畜牛畜當戒殺

辨戒殺放生

天下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序循其序則善違其序雖善亦惡矣孟子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君人隨所遇而當循之序也凡古聖賢皆循此序而不違為萬世不易之標表為至藻明以後佛氏者出則獨不然以仁民之心施之鳥獸異類乃訓戒殺放生為大善不欲傷其類惟欲保其保盡思古昔開物成務之聖伏羲制網罟以捕獲大舜漁雷澤以供用益烈山澤以驅殺文王教民五雞二彘以養老孔子之釣弋膾不厭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孟子謂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大聖大賢咸教民樽節殺用以鳥獸之血氣以資养人老弱之血氣

而不使之衰以之养親則親親之一大端也教民用以养老則仁民之一大端也設為禁制魚不滿尺市不得鬻惡或盡其類而用之不給教民樽節亦愛物之一大端也佛氏之徒獨與聖賢大相挺迕不以親親為善而以戒殺為善不以仁民為德而以放生為德夫犧牲以祭聖王之定典也而梁武深于佞佛以麪代犧牲之体以祭若古聖賢之犧牲果不善竟不可用世何必麪代其体為夫誰欺欺己乎倘古聖賢亦同佛氏之為心戒殺放生則獸蹄鳥跡交於中國未知如何可也恐不必至于今將人類靡有孑遺矣安得尚有戒殺放生之佛氏也哉上帝愛人故生五穀之類以养其生又生血氣之類以補其衰恩極推言感何可已佛氏非惟不感反棄置上帝所生與人用者為不可用非以不仁歸之上帝乎以上帝為不仁以已輩為仁戒用古聖賢教人所必用者為不善以已輩為善傲妄悖逆罪莫大焉夫佛亦人也何無人心若此蓋為未明靈覺而類天淵不侔所以輕人重獸顛倒違序一至于斯始于自己之昏昧成于邪魔之煽惑妄施私臆之兼愛而禍天下之真仁實義猶自以為是而不悟誠可惡也亦可哀也

# 戒殺放生論

世人欲体天地好生之德謂殺戒放生便可邀福免災其說似是而實非何則以其惑于異端非真明理也夫天之生物原以佐人日用之需如以殺必當戒生必宜放則昔之聖賢宜詳示後人矣孔子云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知人在覆載中者捴屬天之所重而禽獸不與焉特以人生斯世必藉物類以養生故畜類雖微亦置之覆載之內隱示人以人為重而物為輕也戒殺放生之誕不待辨而可知者而世之戒殺放生者其意亦謂人之冤業最重不可妄殺以致生靈絕命使多殺一物則災惡漸積異日之報有莫可勝言者故時以

戒殺爲瘝允若是將禽獸充塞道路則依乎角觝之毒人〻被其患矣是天以生物者害人也有是理乎夫戒殺者不過外托惜物之名及与人相遇而情意未協遂懷嫉妬不輕恕人必置之死地而後已存以好殺之心初不思一戒学此皆賤人而貴畜愛物而傷人也至于放生亦屬貪念率天下之人而盡放生將物任之自爲去來而我之所放人亦見放之則使萬物終身無患矣苟我放而人獲之此生而彼死之冤未能保全性命我窃笑其妄也倘藉此遂爲邀福之具則彼之戒殺放生者其果盡長壽乎其果盡無疾病禍患乎天下更無有罪孽爲惡如殺生者乎吾恐禽獸偪人必至爲其所殺矣物智而人愚天下之妄孰甚于是誠知戒殺放生之爲非則可不惑佛氏輪迴之說而還報食肉之罪矣

戒殺為濟允若是將禽獸充塞道路則依牙角觸之毒人∴被其害矣
是天以生物者害人也有是理乎夫戒殺者不過外視惜物之名反自
人相遇而情貴未協遂懷嫉妬不顧人必置之死地而後已者比好
殺之心初不異一戒學此皆賊人而貴畜愛物而傷人也至乎放生亦
屬貪念率天下之人而盡放生將物任之自為生養而我之所放亦
見放出則使萬物終身與患矣苟我放而人殺之比生而殺死之害甚
能保全性命我功矣其安此獨藉此遂為邀福之具則彼之戒殺放生
者果盡長壽乎其果盡無疾病禍患乎天下更無有罪孽為惡如林
罪矣

## 論戒殺放生

天之生萬物也一物有一物之用故飛禽走獸非特使之生于世而已凡以供人之利用蓋一人之身百物之所為備既備生民之所利用而後生人〻一生而凡所用者已備焉天之賤物而貴人此定理也乃世之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惑于殺生有罪微賤畜生等于人類必敬必戒毋敢輕殺及至適有所用倩人代殺烹之嘉肴在前獨不肯倩人代食原邀口体之奉何為但避放生之名而卸殺罪于他人也此存心先已不端矣遑問其他孟子曰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此不忍之心人皆有之逐之天良而各足亦不過言觳觫之狀不忍親見

未嘗曰戒殺也夫使物命當惜而兢兢焉戒之則是重天下之至輕与禽獸同類而現之矣更可異者魚鱉蝦蟮之類水族所生資人日用愚夫愚婦道路相逢或救之于河或置之于池即謂之放生亦安知今日所放者不為明日網罟所取乎又安知目前所具食者非即戒殺放生之物乎推而極之魚鱉雖放總不能保全俄頃之仁慈轉眼被人所獲究竟放之者与食之者物總無知孰善孰惡適相等耳何則天未嘗因我之放生而福壽遂加亦不因我殺生而災殃交至天但生物以養人不聞生物以害人而即以殺罪陷之也夫作善降之祥作不善降之殃功過判然並不在乎戒殺放生而世之迷而不悟者多見其惑于果報而不明乎大道也嗟乎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師友苟有不合怒氣隨之不肯以養萬物之心轉而養父母不肯以待禽獸之念易而待師友屢屢畜類反生惻隱吾恐即終身戒殺終身放生總不能少補微愆奈何不返而思之而推原乎天所生物之意

未嘗曰戒殺也夫使物命當惜而就〻爲戒之則是重天下之至輕也
禽獸同類而視之矣焉可異者魚鼈蝦蟹之類水族所生饋人日用是
大愚婦道路相逢或投之于河或置之于池所謂之放生亦要知今日
所放者不爲明日網罟所取乎又安知日前所具食者非即戒殺放生
之物乎推而極之魚鼈螺蚌放捿不能保全儀類之仁慈顯服被人所獲
[illegible]就與遍相等耳何則天未嘗因
[illegible]

辨戒殺

聖人之道無過高之行無難能之事敦五倫盡五常如斯而已迨後世
風不古有異端者起不親〻而仁民而功先異類著爲戒殺放生之說
以誑愚氓謂一切飛潛蠢動具有佛性殺之是殺佛子矣又有夙世父
母戚屬緣前生有罪故此世罰爲禽獸殺之是殺父母戚屬矣抑知有
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未有人類之先禽獸夙世是何
物而托生也是物皆依本質而生今古相同豈有至靈之人魂化爲無
知之異類爲此說者並爲禽獸反背天常滅倫亂理莫此爲甚虎狼則
攫狐兔鷹鸇則搏鳥雀如云種〻具有佛性豈非以佛而殺佛也郊社

之礼非用犧牲乎宗庙之祭非用五鼎乎嫁娶合歡之設賓朋燕享之
陳能廢烹宰乎是天子公卿以慶人不戒殺也生孔子釣弋獵較曾子
養親酒肉周官一書具載烹庖漁畧礼經一部亦云獻血膋毛是聖賢
不戒殺生也四時之田二丁之祭是古今大典不戒殺生也佛像之莊
嚴禪堂之鐘皷非用皮膠筋血乎是釋氏亦不戒殺生也何為而自相
矛楯如此且人之日用半取于鳥獸冠則皮也裘則毳也履則革也醫
藥之需器皿之飾与夫文之筆墨武之弓矢治平戡亂之具亦皆藉乎
此是知天之生物原資人用不可得而廢也今之佞佛者見人傷一虫
輒曰罪過死後必索汝命既云是罪即非細故古人自當垂訓于後世

考之于書未聞此語稽之于律未見此條即以殺一家而論之約計百
人分食是百人者均抵一家之命也人之一生不止食百家也當有禽
魚諸畜則人之一身何能遍償諸命乎人之死期不同諸畜類又何能
久待于地獄乎更有不見不聞不自殺者謂之三浄肉食之則無罪是
使他人為惡已則坐享其味猶之窩主分盜賊之財而曰非我所竊固
無害也豈理也哉須知畜類之生至易蕃衍設依佛氏之訓不滿十年
爪牙蹄角交于道路必至傷人吾恐佛氏之徒不肯如歌利王割截身
体以飽禽獸之腹也今人見貧寒困苦哀號道路不肯援亦文拯濟獨
放異類則不惜傾囊以丐其生謬信輪廻歆希來世之福何其愚也孟

子曰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歟請以質之戒殺佞佛者是非何如

## 辨放生戒殺

恩及禽獸小不忍也夫天生萬物原以為人放之戒之幾于無用矣不將反以拂天之意歟且吾人日用之需不能不仰頼于天地生育之利故知所以生之者非必無故而後知用之者亦必無傷如謂用之者或多悖逆之端是生之者反為陷罪之門矣吾知 上帝為人生萬物有斷〻不然者雖曰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雞然第曰無故不殺耳非禁其不殺也故有故或以之祭祀或以之燕饗或以之養老或以之和親情洽友誼舍此莫以為用如必以不殺為慈則必將廢諸礼而後可先王制度不如是也先王愛物之心必曰生之有時用之有

節於礼不縻於物不濫法可言而可行可行而可久何道之隆也乃後
世釋氏者出有五戒以此為律以此為禁所首重者在放生戒殺既曰
以此為律則當律之人〻矣豈有〻人以此為律有人可以不此為律
乎有人以此為律有人可不以此為律則非通行之論可知矣又曰以此
為禁更當禁之時〻矣又豈有〻時應以此為禁有時可不以此禁乎
有時應以此為禁有時可不以此為禁則非畫一之規可知矣或者曰
放生者將以之為仁也然君子為仁自有正道孝親敬長為仁之本也
欲立欲達不願勿施為仁之次第也未聞有市買禽魚縱之林沼即謂
之仁也若必如此然後可以為仁不如此即為之不仁則網罟之設庖
犧可以不作田漁之利虞舜可以不治雞彘之畜文王可以不教鳥獸
之害伯益可以不焚釣弋之仁孔子可以不為矣乃千百以來未聞有
如此之律者而佛氏則有之何歟況易之繫辭曰致孝享者用大牲者
吉若從佛氏之教則用之必以為凶矣竟不聞用之以為凶乃反用之
以為吉者抑又何歟或又曰戒殺者更以之修身也然君子修身亦自
有正道明德新民修身之本也致知格物修身之要道也未聞不茹禽
獸口卻腥羶即為之修身也若必如此然後謂之修身不如此即不謂
之修身則南山之章鸞刀可以不試閟宮之篇騂犧可以不陳瓠葉之
詩毛炮可以不用齊囿之禁孟子可以不貶梁武之素國史可以無訕

矣乃千百以後未聞有此如之禁者而佛氏則有之何歟況礼之月令曰爲民祈福循行犧牲全具若從佛氏之教則行之必以爲害矣竟不聞行之以爲害乃反行之以爲福者抑又何歟且聖人開物成務思民飢則憂思民溺則憂未聞憂禽獸之不得其所者也如謂愛禽獸爲仁則鷹可以飼虎可以餵獨人不可以爲愛矣何也彼曰出家不認族兄弟可同陌路矣安望其愛同類之人乎推彼之意即率獸食人亦有所不惜矣如此以爲慈悲是耶非耶抑君子憂時憫世害未消則憂利未興則憂又未聞禽獸不得其所以之爲憂也如謂爲仁不外乎愛禽獸則虎豹不必驅蛇龍不必放獨人可以不得其所矣何也彼曰出家不認族即父母亦有所頓矣又安望其憂同類之得所失所乎詳其所禁止所謂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矣如此以爲慈祥然乎否乎若此者操之治其末而遺其本重其小而忘其大者也吾故曰小不忍也

33
1